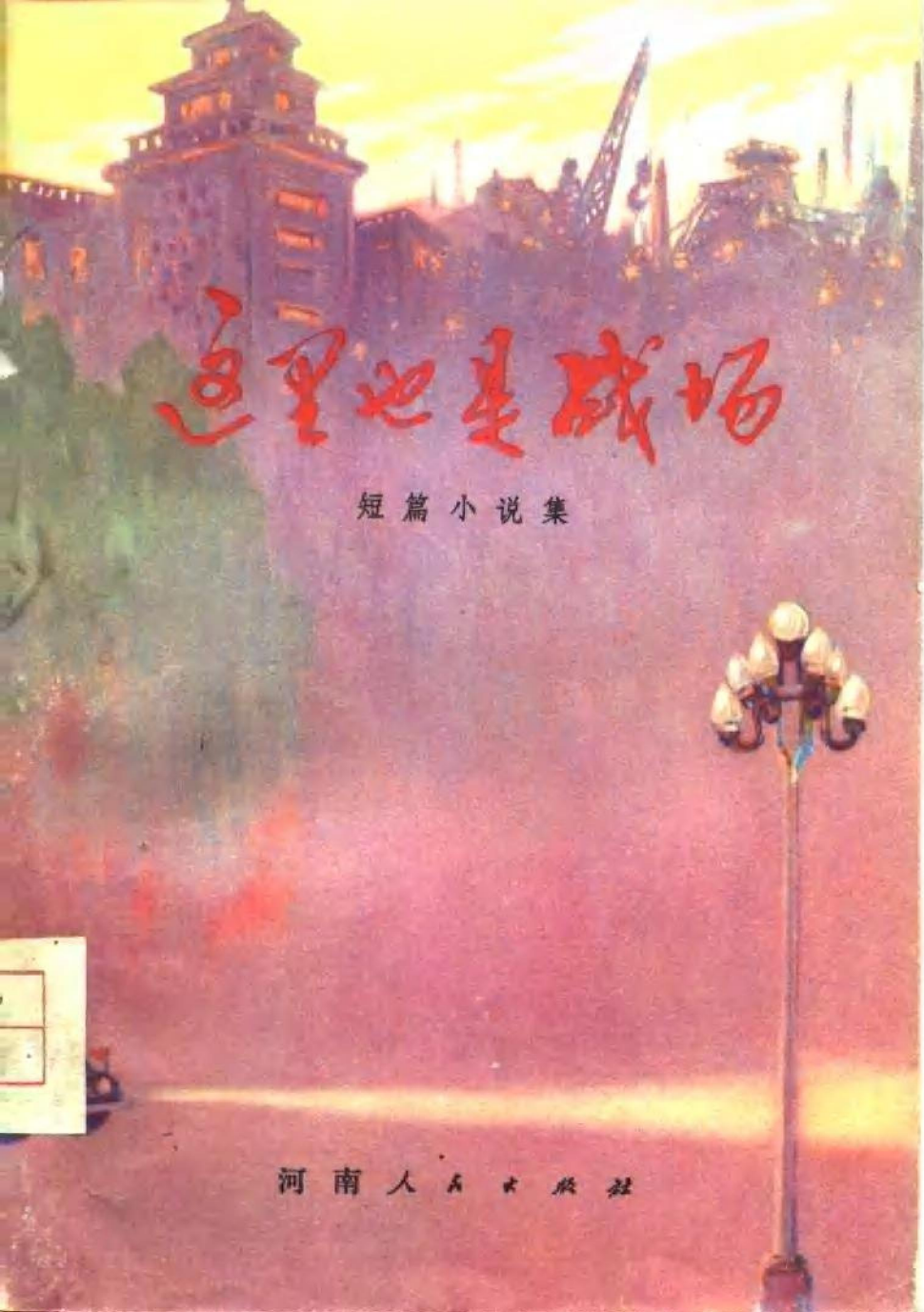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painterly illustration of a cityscape at dusk or dawn.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multi-tiered pagoda-like structure is visible on the left, and a crane or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n the right. The sky is a mix of warm yellow and orange tones. In the foreground, a tall, ornate street lamp with multiple globes stands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mood is nostalgic and evocative.

这里也是战场

短篇小说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贺门

这里也是战场

安阳市业余短篇小说创作学习班

冯国基 插图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6年7月第一版 1976年7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5·118 定价0.71元

目 录

山梅·····	王林斗 (1)
这里也是战场·····	刘金玉 (28)
生动的一课·····	冯晓燕 (50)
白衣战士·····	王安岐 (70)
勇往直前·····	朱润祥 (94)
金光灿灿的路·····	刘福中 (118)
定位·····	郑爱月 (142)
淬火·····	叶 雨 (162)
蓝光闪闪·····	孙宝成 (182)
炉火纯青·····	王有才 (205)
引路·····	翟和平 (236)
山华·····	李凤亭 (263)
特别快车·····	朱容正 (286)
钢马铁骑·····	乔凤龙 (300)
炉火熊熊·····	元和平 (325)
春潮奔腾·····	祝育春 (343)
列车飞奔·····	秦卫国 (364)

山 梅

王 林 斗

一

在锅炉车间办公室里，车间主任郭钦背剪着双手来回急促地走动。他五十岁，墩墩实实的身架，粗眉大眼，板刷似的短发已经斑白，黑红的胡茬脸上，透出一股焦急的神色。不知是因为屋子里空气闷热，还是因为心理作用，豆大的汗珠象滚钢球似的一颗一颗从他宽大的额头上沁出来，流经胡茬脸，然后，又顺着下巴砸在地板上。看得出来，正有一件难办的事熬煎着他的心。

上午，总厂党委打来一个电话说，修复六号炼铁高炉的同志，以批林批孔为动力，进一步焕发了革命干劲，最近一鼓作气使施工进度翻了几番，工程马上要结束，月底准备烘炉投产，问锅炉车间能不能再增加两台汽轮鼓风机的用汽量。谁不知道，锅炉车间总共五台炉，眼下已经全部投入运行，供全厂用汽还紧巴哩，再增加两台风机用汽，你想，作为一个车间主任，郭钦怎么会不焦急呢！

郭钦走到办公桌前停了下来。当日历牌上“二十二”号

这几个字又一次闯入他的眼帘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咚”一声坐在木椅上，狠劲搔了几下斑白的短发，抓过蘸水笔，一咬牙便在稿纸上飞快地写起来。他决心向党委打个“特急报告”，要求从全厂附属单位的用汽量中减下一些负荷，来解决这燃眉之急。

写完，他又草草审阅了一遍。正当他把报告折叠起来往外走时，突然，砰一声门开了，霞光一闪，闯进来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姑娘。她高个子，葵盘脸，两只乌亮的大眼睛明澈、聪慧，熠熠生辉，清秀的眉峰间透出一股子朝气，一套洗得发白的紧身工作服大部分被汗水湿透了，脚上的翻毛牛皮鞋上，满是煤屑，浑身上下充满了战斗的青春活力。她叫山梅，是锅炉车间初试锋芒的第一任女班长。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闯将，批林批孔运动中纳新的党员，既有着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彻底革命精神，又有刚毅、倔强的独特性格。进门来她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风风火火两步跨到郭钦面前：“郭主任，为了满足新增加两台风机用汽，确保六号高炉提前烘炉投产，我们决心对一号锅炉进行一次重大炉膛革新，提高它的工作效力。”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卷图纸，唰一声摊在郭钦面前，“喏，这是我们的革新方案。你看看，咱们再研究。”

啊！郭钦真没料到自己的“特急报告”刚落笔，迎头却捅来了一份“革新方案”。他感到这事太突然了，喃喃地说：“好的！好的！”随手把图纸拿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反复看了两遍，不觉心里咯噔一震，抬眼望着面前这位风风火

火的青年人，不冷不热地说：“山梅，任务到肩，谁都焦急，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可不能一股子火劲上来，啥都不考虑呀！你们这方案好是好，可惜太不现实了。”说罢，顺手把图纸推到了桌子上。

郭钦的话，山梅听了虽然很不对味，但她敏锐地意识到，或许老主任的算盘已经打好了吧，于是就试探着问：“如果说这样不现实，那么你认为最现实的是什么？”

郭钦的心里此刻很不平静。在他看来，自己刚才那阵含糊其词的话，一定会招来山梅一顿炮火。不料山梅听了，不仅没对自己放炮发火，反而又向自己讨教办法来啦。于是，就很快把自己刚刚折叠好的“特急报告”一下子展开，推到山梅面前：“我认为最现实的办法，目前只有走这一条路。喏，你看看。”

山梅接过郭钦的“特急报告”，飞快地看了一遍；突然，眉峰一挑，唰地一下把它摔在了桌子上：“我看这完全是懒汉懦夫思想！”

“什么？”象被针刺了一下的郭钦一愣怔，接着气呼呼地指着日历牌说：“六号高炉月底要投产，你瞧瞧今天几号了？火都快烧上眉毛啦，你们还想搞革新救急，这岂不是临渴掘井！再说，你们的革新对象是一号炉，可一号炉的底子——”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话头，两眼直勾勾地逼视着山梅，好象在说：“你不是不知道么！”

一号炉是一台进口的老炉子。虽然牌名标的是高压炉，但由于炉膛有严重缺陷，气压一直烧不上去。因此，长期只

能作中压运行。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曾多次提议要对炉膛进行革新，却都被厂里那些崇洋迷外的“权威”们压下来了。这些，山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迎着郭钦咄咄逼人的气势，山梅目光灼灼毫不退让地盯住对方，激愤地说：“郭主任，老黄历翻不得了，现在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人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路，那些‘权威’们认为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到；他们不敢想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做出来。”

“同志，别太异想天开了！”郭钦头摇的象拨浪鼓，把“异想天开”四个字说的特别重。

“这不是异想天开，这完全是可以办到的！”

“哼，完全可以办到？我给你说，你们真要不听话，硬着头皮干，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郭钦这句话象在山梅起伏奔腾的心潮里抛了一块石头，又溅起了朵朵的浪花。一丝警觉的神情在她清秀的眉宇间掠过，她猛地向郭钦跟前跨了一步，大声问：“为什么？”

“为什么？你没想想，以前我们哪次停炉检修不兴师动众，搬兵请将？今天搞这样大的革新，我问你，这技术力量可怎么解决？”郭钦望了一眼盯住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的山梅，继续说，“眼下有了特殊任务，你们不好好出点子想办法，却偏要闹那些没边没影的事。到时候，万一捅了大漏子，你考虑过没有，国家生产该受多大影响！恐怕我们先进车间倒过来念也不行。”

这时，山梅两只手按在桌子上，眼望着窗外殷红的晚霞，

心里火辣辣的。老主任的话一直冲击着她的心房。她听着，想着，忍不住说道：“郭主任，现在，全厂都在大干快上，我们也要拚命往前闯。我们一定要彻底打破过去那种运行工只骑马不喂马，只烧锅炉不检修、不革新的旧框框，坚决走运、检、革三结合的革命道路。至于技术力量，你回想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车间的各项小修小革，哪一点不是工人智慧和创造？这就是我们的技术力量！”

“嗨，你们运行工，近几年在小修小革中是对乎，可是，在今天这样重大革新面前，”郭钦把巴掌摆得象摇扇子，自信地说：“还不行！”

“小修小革能行，重大革新也一定行！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群众动，力无穷。只要大伙攥着膀子都干起来，别说是炉膛革新，哼，那怕是对炉子‘破腹换肠’，我看也没问题！”

“你——”郭钦终于发火了，“哧”一声从桌子上抢过他的“特急报告”，用手“梆梆”地砸着桌面：“不论怎么说，反正你们这样搞，我不能同意！”

“什么……？”山梅盯着郭钦，只觉得热血沸腾，仿佛一团烈火在胸中燃烧，她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胸中激起的愤怒爆发出来。

郭钦知道，山梅从来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倘若这样对峙下去，把问题弄得太僵了，自己也不好下台。为了缓和一下眼前的紧张局面，他哧溜打开抽屉，“嗖”地从里面抽出一厚本子资料，口气缓和地说：“山梅，搞革新我何尝

不同意，可你们生产工人毕竟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啊！”说着把资料哗啦哗啦翻了一阵子，朝山梅跟前推，用手指着上面：“喏，你看这资料，这技术条件，这工艺要求，另外……”

山梅目光敏锐地在资料上瞥了一眼，没等郭钦再说下去，就截住了他的话头，恳切地说：“郭主任，资料我们要看，但是，我们决不能让它牵着鼻子走回头路！这次革新你不同意那是你个人的意见，明天我可以把它提到支委会上进行讨论。”说完，拿起方案头也不回，腾腾地走出了办公室。

这时，晚霞已经消尽，夜幕悄无声息地轻轻扯起，星星一颗、二颗，不一会儿布满了天空。

山梅踏着厂区乌黑发亮的柏油路，只觉得好象从炉膛里钻出来一样，浑身热烘烘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在她心窝里翻滚着、跳荡着。

前方，高大的厂房里，鼓风机一股劲在吼叫。快要修复竣工的六号炼铁高炉，宛如苍山巨峰，巍然挺立在群炉之中。那里，人们劳动的欢乐声伴着扣人心弦的战地广播，迎着指挥吊车的哨音、马达的轰鸣，汇成了巨大的声浪，不时在夜空滚过。

望着这一切，山梅觉得浑身都在长劲。她暗暗攥了攥拳头，加快步子又朝锅炉房走去。她决心把方案拿到大伙当中再反复推敲推敲，准备明天交车间支委会讨论。

二

夜色浓重，星光闪烁，大地还在沉睡着。屋里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的挂钟在不停地行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

干了三天三夜被强迫入睡的山梅，突然翻了个身，喊道：“对，就这样干！”接着，又发出了轻微而均匀的鼾声。

“啊，她在说梦话。”由厂党支部特意安排“监视”山梅的妈妈，听到喊声，朝床上望了一眼，又是心痛又是高兴地笑了。

“当！当！当！”挂钟清脆地敲了三响。

山梅一骨碌从床上折身坐起，揉了揉眼，理了理飘散在前额上的乱发，下床就朝外走。

“到哪儿去？才睡多大一会儿，又折腾起来了。”还没有到门口，妈妈就拦住了她。

“妈，”山梅一把抓住妈妈的手，笑着说：“我去找邓师傅，再把我们革新的事研究研究。”

“不行！”妈妈望着山梅消瘦的葵盘脸严肃起来：“快去再睡一会儿，啥事再忙也得等天亮再说。这回，我可不跟你捉迷藏，听你要嘴皮子。”妈妈抬手要往里边赶山梅。

“妈妈，”山梅乘妈妈抬手的机会，闪身在门口一使劲儿挤出门，“咯咯咯”笑着跑了。

妈妈追出来手指着山梅：“成天光知道干！干！就不注

意身体。回来吃碗蛋面再走。”

“谢谢妈妈。”

“真是，……”

“咯咯咯！”随着一串笑声，山梅的影子在夜幕里消失了。

打从革新方案在支委会上通过，这几天山梅胸腔里老烧着一股烫心火，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她先拜访了所有的老师傅，又参考了有关革新方面的大量资料，钻在锅炉房一千三天三夜就过去了。眼下，尽管革新前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但在山梅的心里却总觉得还不够。她想：按原来方案，停火冷炉、抠紧些说起码要半天时间，加上正式施工，少说也要花费几十个小时；可是现在全厂都在抢时间大干快上，一分一秒是多么宝贵呀。如果这样干，生产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再说，眼看月底了，说不定还耽误六号高炉烘炉投产呢。这些问题象翻烧饼一样，在山梅心里掀过来掀过去。昨天傍晚，她又在工人中广泛征求意见，有人提出要带火革新。这点子山梅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但心里却总没个谱儿。现在，她决心找老锅炉工、车间党支部书记邓师傅一起研究研究。

前边生活区里，绿树掩映，透出一座平房的轮廓，那就是邓师傅的家。山梅急火火地跑到门前连着叫了几声，屋里却没人回答。“嗯，对啦，不久前，邓大娘和女儿红燕一齐到农村安家落户了，家里就剩了邓师傅一个人，看样子邓师傅又干连轴转了。”山梅想到这，如风似火拔腿上了通往厂区

的林荫道。

顺耳风在她身旁呼呼作响，脚下风尘在翻滚。

山梅一踏进锅炉房，只觉得热气扑面。她离开锅炉房虽然仅几个小时，此刻，却仿佛是久别在外的人，突然回到了火热的家乡，心里感到十分亲切、踏实。

炉火一股劲呼啸着，唰唰的铲煤声时断时续，这一切，山梅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啊。她放稳脚步，镇定地向一号炉走去。

这时候，一号炉前站着许多人，有的在擦脸上的热汗，有的持锹探头朝炉膛里观察着火势。邓师傅正叉着虎步，手持大锹，“唰！唰！”不停地朝炉膛里投煤粉，强烈的火光从炉口迸射出来，把他刻满皱纹的脸映得通红。

车间党支部书记邓师傅，论年龄他比郭钦仅小一岁。虽然他头发也已经斑白，身子骨硬朗得却仍象铁铸一样，精神旺得还象小伙子。由于他从解放前就和锅炉打上了交道，至今没改行，因此大伙都称他“锅炉通”。说话间邓师傅“唰！”地又铲起一锹煤，甩开两臂正要向炉内投，山梅紧赶两步走过来：“邓师傅，让我来！”说着一把抢过锹。

“嘿嘿！”邓师傅微笑着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忙夺住锹把，说：“你咋又跑来啦！接连熬了三天三夜，还不累！”

“我来吧！”

“班长，让我来！”

大伙你争我夺一齐围上来。

“我来吧。大伙歇歇劲，等会儿咱们和邓师傅一起把革新的事再好好研究一下。”山梅说着猛地铲起一锹煤粉，甩开两臂大跨虎步，大锹刚送到炉口，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停住手，望着锹上的煤粉打起愣来。

站在旁边的邓师傅一看，以为山梅是劳累过度，赶忙抢上来夺住锹：“梅子，让我来吧，你太累了。”

“不累，不累！”山梅推开邓师傅，抡起大锹唰唰唰，打着一个火点子一口气投了很多煤粉，接着又停住锹，望着炉膛发起愣来。

山梅这一连串的反常动作，使邓师傅十分吃惊，心里觉得很奇怪：“梅子，你……。”

“我在想咱们这次革新怎么能争时间，抢速度，尽量减少对全厂生产的影响，保证六号高炉提前烘炉投产。”

“嗨呀，原来是这样啊，你可真有心劲。”邓师傅一下明白了，乐了，“咋样儿，办法想出来啦？”

“初步有个想法，还很不成熟。”

“嗯，你谈谈。”邓师傅急着说。

“根据昨天晚上大家的意见，刚才从投煤粉中，我又得了点启发。我想：咱们如果用煤粉把火压起来，不灭底火进行施工，这样准能缩短革新时间，提前开炉。不知行不行？”

“哦，你是说要搞带火革新哪。”邓师傅若有所思。

“对！”

邓师傅思忖了片刻，突然一拍大腿，喝道：“行！”

“怎么，您以前这样搞过？”听邓师傅语气坚定，山梅惊喜地望着他，想探摸一些经验。

“革新没搞过，倒是闹过一次抢修。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邓师傅随手在炉前抓起一把煤粉，狠劲搓弄着，忽然，眉峰一挑，眼里迸发出两道严峻的光芒，愤怒地说：

“记得过去，我和一位老师傅在一个资本家开的厂子里当锅炉工。有一天傍晚，天阴沉沉的，冷风嗖嗖刮着，远处响着雷声。我和师傅正在炉前投煤粉，不知为什么，突然，炉排卡住了，前不能走，后不能退。一会工夫，气压直往下降。可资本家为了抓钱，那管工人死活，立即命令打开炉门，硬要把师傅推进炉膛排故障。你想，炉膛里烈火还在燃烧，人怎么能进呢？当时，我肺都快气炸了，索性拉开师傅，抄起大锹唰唰一口气向炉内投了大量煤粉，压住火舌；然后用水把浑身浇了个透湿，一狠心，钻进了炉膛。”邓师傅说到这儿，悲愤的哽咽了。山梅听着讲述，望着炉火，鼻孔一扇一扇地喷着粗气，阶级仇恨的烈火在她胸中燃烧。

过了一会儿，邓师傅慢慢缓过一口气：“当时，我就用这种压火抢修的办法，排除了故障，救下了师傅。打那以后，我更恨透了那些龟孙们，就和师傅暗暗横下了一条心，准备瞅机会捣毁锅炉，逃脱虎口，拚死也不再给资本家当锅炉工。可是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早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地打了过来。解放了，我们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当时，我和师傅高兴得热泪盈眶，在锅炉房就一起举

手向党宣誓：“为革命，甘当一辈子锅炉工，拚死也要把新时代的炉火烧得通红、通红……”

山梅默默听着，眼里闪射着阶级深情的火花，在早已攥紧的锹把上又加了加劲。她深深望着邓师傅的脸，嘴唇动了动，但没说话。

邓师傅看透了山梅的心思，心想，应该让这个青年人闯一闯。于是他撒下煤粉，抓着她铁实的手，关切地说：“梅子，实践出真知，你就带着大伙朝前闯吧！”

邓师傅的话给了山梅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她凝望着炉火，觉得周身热血都在沸腾。终于她胸脯一挺，响亮地说：“您放心吧，邓师傅！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三

车间支委会上，郭钦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昨天傍晚，有人通知他，革新今天开始施工。今天一早，他提前吃过饭，“哧溜”把碗一推，站起来急急忙忙收拾了一下摊在桌子上的资料，满满塞了一个大挎包往肩上一背，敞着怀急火火地朝锅炉房走去。近几天，为革新的事，他心里确实也火辣辣的“急”。特别是带火革新的消息传进他耳朵后，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几乎整天钻在办公室里翻呀翻呀，查资料、对图纸，比比划划忙得不可开交。他决心尽快拿出充足的依据和理由，一定要赶在革新施工前说服山梅，不要贸然行动。

林荫道两侧的梧桐树在他身旁一闪即过。

郭钦刚奔进锅炉房门口，猛地从里面冲出一个虎里虎气的小伙子，两人躲闪不及，“咚”一声结结实实撞了个满怀。郭钦招架不住，接连向后打了几个趔趄。他肩上的大挎包也一下甩出了很远，稀哩哗啦里面的资料撒散了一地。

“噻！”郭钦一看是新进厂的青年徒工小刘，气得一跺脚：“象火烧着屁股一样，慌个啥！”说着一扭头就去收拾散在地上的那些资料。

“比火烧着屁股还要慌。知道吗？革新出事啦！”小刘瞪了郭钦一眼，一扭身就向前跑去。

“什么什么？”小刘的话，好象气锤砸在郭钦心窝上，他惊愕地瞪大眼睛说，“你快说，怎么出事了？”

小刘一看他那个吃惊着急的样子，就急切切地说：“开头一切满顺心，压火停炉，安通风机，运转革新用料都很快当。没想到喷燃器管道阀有隐患，漏煤气，结果山梅带着突击队刚钻进炉膛一会，小马就倒了。”

“噻！我就知道……”郭钦的话没说完，脚一跺，甩开小刘，跌跌撞撞向锅炉房里冲去，连摔在地上的挎包也顾不上捡了。

这时，一号炉前围满了人。大伙脸上虽然淌满了热汗，每个人心里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由于喷燃器管道阀漏煤气，革新被迫停止了。一号炉又上满水，加足煤，呼啸着投入了运行。小刘去要救护车还没回来，山梅正体贴入微地关照着小马。小马神志已经清醒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声音微弱但很坚定地对山梅说：“班长，为这次革新咱们已

经滚了几天几夜了。虽然眼前受了点挫折，可我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你放心吧，小马，这次革新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天大的阻力，我们一定干到底！”

“别吹了！”追着山梅的话茬，郭钦突然闯过来了。他面色铁青，挂着一脸火气，胸脯急剧地起伏着。

“哼，当初我就告诉你们，搞这样大的革新我们技术力量不行，可你们一点也听不进去，还别出心裁搞什么带火革新，结果怎么样？差点给我闹出人命来。”郭钦气呼呼地说着望了小马一眼。

山梅听了，心里一股火气直往上窜。但她尽量抑制着，慢慢从小马身旁站起来，说：“郭主任，你怎么能这样说。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些道理我想你是懂的。”

“我懂，我懂，照你们这样乱闯闯，甭说革新，非捅大漏子不行！”郭钦又一顿冷雹子朝山梅砸来。

迎着这一连串的冷雹子，山梅正气凛然，大声说道：“郭主任，今天，如果我有错误，你可以提出批评。但是，我真不理解为什么当群众充满胜利信心，为更快发展我国钢铁事业，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而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时候，你总是横拦竖挡，当绊脚石！特别是我们这次革新，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大家的干劲和积极性，增长着的成功因素、已取得的成绩，你通通看不见，抓住一点表面现象就蛮横指责，这究竟是因为什么？”